

亚马多作品

弗洛尔和她的 两个丈夫

「巴西」若热·亚马多 著
孙成敖 范维信 译

Jorge Amado
dona flor e seus dois maridos

译林出版社

弗洛尔和她的
两个丈夫

〔巴西〕若热·亚马多 著
孙成敖 范维信 译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弗洛尔和她的两个丈夫 / (巴西)亚马多著; 孙成敖, 范维信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6.6
(亚马多作品)
ISBN 978-7-5447-6226-7

I. ①弗… II. ①亚… ②孙… ③范… III. ①长篇小说-巴西-现代
IV. ①I77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54211号

DONA FLOR E SEUS DOIS MARIDOS by Jorge Amado
Copyright © 2008 by Grapiúna Produções Artísticas Ltda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Wylie Agency (UK) Lt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6 by Yilin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0-2012-285号
Cover © Cayetano Arroyo Flores

书 名	弗洛尔和她的两个丈夫
作 者	[巴西] 若热·亚马多
译 者	孙成敖 范维信
责任编辑	王 维
特约编辑	赵 奕
原文出版	Companhia das Letras, 2008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40毫米 1/32
印 张	18.375
插 页	2
字 数	440千
版 次	2016年6月第1版 2016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6226-7
定 价	58.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电话: 025-83658316)

亲爱的朋友若热·亚马多，确切地说，我做木薯糕没有配方。博物馆的雷纳托先生的妻子阿尔达太太向我讲解了制作方法，我是在不断的实践中学会的，颇费了一番脑筋才掌握了要领。（我不是在爱中学会了爱，在生活中学会了生活的吗？）

根据您想要的大小，可以做二十个或者更多一些。我劝泽莉娅太太干脆就做大个儿的，因为这是最受欢迎的食品，人人都爱吃。他们两位口味如此不同，在这一点上却完全一致：对木薯糕或木薯干糕都喜欢得要命。在其他事情上是否也如此？亚马多先生，请让我安静一会儿吧，别搞得我心神不定，不要提这件事了。糖、盐、碾碎的干酪、黄油和椰肉乳汁——浓淡两种都需要。（先生常给报纸撰写文章，请您告诉我，为什么人一定需要两种爱情呢？为什么仅仅一种不足以满足我们的心愿呢？）配料用量的多少要根据不同的爱好而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口味，有人喜欢甜的，有人喜欢咸的，难道不是这样吗？食材一定要搅拌得十分均匀，然后用旺火煮熟。

我希望这么一讲能满足您的要求。亚马多先生，这其实不能算是配方，只不过是写给您的一个便条罢了。请您尝一尝带去的点心。假如您喜欢的话，就请让人转告我一声。家里的人都好吗？我这里全家

人都很好。我们又买下了一部分药房股份，在伊塔帕里卡租了避暑住房，可漂亮了。另一件事先生是知道的，在那个方面，谁若是陷了进去，就无法自拔了。至于午夜以后的情景，我是不肯对您讲的，否则会有失体面。不过说实在的，那个在大海上空点燃白昼晨光的人正是您的这位奴仆弗洛尔丽佩德斯·派娃·马杜雷拉，或者叫弗洛尔·多斯·吉马朗埃斯太太。

——弗洛尔太太新近写给小说作者的一张便条

目 录

1	/	第一章
39	/	第二章
233	/	第三章
343	/	第四章
447	/	第五章
569	/	译后记

第一章

弗洛尔太太的第一个丈夫瓦迪尼奥之死，
以及对他的尸体的守灵与安葬。

(演技超群的卡尔利尼奥斯·马斯卡伦尼亚斯弹奏着四弦琴)

.

美味与艺术烹调学校

什么时候为守灵人供应和供应什么食品

(弗洛尔太太对一名女学员提问的回答)

不能因为这一天杂乱无章,不能因为这一天悲痛、难过和眼泪汪汪,就让守灵变得徒有虚名。假如家庭主妇泣不成声,精神恍惚,神志不清,肠断魂消,或者棺材里死去的人就是家庭主妇,假如她已经不能抛头露面,那么她的一位亲戚或是一位朋友就要来负责招待参加守灵的人,因为不能慢待他们,不能没有吃的和喝的东西。这些热心的人深更半夜来守灵很辛苦,有时候赶上冬天是很冷的。

为了使守灵不死气沉沉,为了真正使死者体面、荣耀,使他死后的第一个惶惑不安之夜能够轻松愉快,我们必须热心地招待好守灵的人,既要使他们精神愉快,又要满足他们的食欲。

什么时候供应食品,又要供应些什么呢?

一整夜都要供应食物。咖啡是必不可少的,一直不能断,当然是用小杯喝的那种。至于咖啡加牛奶、面包、黄油、干酪、少许的小块饼干、木薯粉制成的点心或木薯干糕、蒸饼夹整只炸鸡蛋,这些只在清晨给后半夜守灵的人吃。

壶里最好总是有开水,以便随时可以冲咖啡,因为总有人陆续前来。要准备些家常小甜饼和饼干就着咖啡喝。间或端上一盘咸食,可以是面包夹干酪、火腿或香肠之类的简单食品,因为是办丧事,这就足够了,甚至绰绰有余。

如果是有身份的人家,能够拿出一大笔钱来,那么午夜时分就该准备一杯又浓又热的巧克力饮料,或是油汪汪的鸡汤大米粥。同时,还要

准备些鳕鱼丸子、油煎饼、普通的干炸丸子，以及各种甜食和干果。

在喝的方面，如果是有钱的人家，除了咖啡之外还可以准备些啤酒或果酒，但只是在上鸡汤大米粥和油煎饼时喝上一杯。绝对不能喝香槟酒，否则有失体面。

有钱人家也好，无钱人家也罢，都必须随时有上等白酒。什么都可以不准备，包括咖啡在内，但白酒必不可少。没有白酒就显得不够隆重。守灵而不准备白酒是对死者缺乏尊敬，意味着对死者无动于衷或缺乏爱心。

1

狂欢节中的一个星期日上午，弗洛尔太太的第一个丈夫瓦迪尼奥突然在离家不远的七月二日广场^①上死去了。当时，他化装成一名巴伊亚州妇女，正随着一支狂欢队伍忘情地跳着桑巴舞。他并不属于这支队伍，而是和四位也都化装成巴伊亚州妇女的朋友一起参加的。他们五个人刚刚还在卡贝萨街的一个酒店里大喝威士忌酒。一位名叫莫伊泽斯·阿尔维斯的可可庄园主慷慨做东。此人极其富有，挥金如土。

这支狂欢队伍拥有一个由大提琴手和横笛吹奏师组成的人数不多但非常精干的乐队。演奏四弦琴的名叫卡尔利尼奥斯·马斯卡伦尼亚

^① 1823年，巴伊亚州爆发了一场独立战争，同年7月2日将葡萄牙军队驱逐出该州，该广场即以此得名。

斯。他长得瘦骨嶙峋，在妓院里颇享盛名。啊，多么神妙的四弦琴手！小伙子们化装成吉卜赛人，姑娘们则打扮成匈牙利或罗马尼亚的农村妇女。然而，不论是匈牙利还是罗马尼亚，也不论是保加利亚还是捷克斯洛伐克，那里的农村妇女从不像这些姑娘那样扭动自己的身躯。这些混血姑娘正值芳龄，一个个都打扮得花枝招展。

瓦迪尼奥比任何人都跳得欢快。刚看到这支狂欢队伍在拐角处露面，刚听到骨瘦如柴的马斯卡伦尼亚斯演奏出的美妙的四弦琴声，他便飞快地奔上前去，来到一位化装成罗马尼亚妇女的姑娘面前。这位姑娘穿红戴绿，身材高大，就像一座高高耸立着的教堂——圣弗朗西斯科教堂，因为她的衣服上装饰着许多金色的箔片。瓦迪尼奥高声喊道：

“我来了，我的俄国美人托罗罗……”

化装成吉卜赛人的马斯卡伦尼亚斯身上佩戴着大大小小的玻璃串珠，耳朵上悬挂着一串串节日用的装饰环。他的四弦琴演奏得越来越出色，横笛和大提琴声也随之更加动听。瓦迪尼奥以其特有的热情——除了工作之外，无论干什么事他都是如此——跳起桑巴舞来。他在狂欢队伍中间来回地旋转，在那位身材高大的混血姑娘面前使劲地跺着脚，扭动着身子向她靠近，准备跟她跳蹭肚皮舞^①。就在此时，他突然发出了一种低沉而痛苦的声音，两腿摇晃得难以站立，身子向一侧倒去，在地上滚动了几下，嘴里流出了黄色的液体，脸因为临死时的抽搐而歪斜，心满意足的微笑还没有来得及完全消失。他至死还在开心地欢度着狂欢节。

瓦迪尼奥的朋友们还以为他是因为喝酒太多而醉倒的。他们指的不是庄园主请他们喝的威士忌，四五杯威士忌是不可能使瓦迪尼奥这种人醉倒的。从狂欢节的前夜开始，直到市中心广场的胜利酒店正式宣布狂欢节开始的那个中午为止，瓦迪尼奥一直在喝白酒，此时这些酒一

① 巴西狂欢节的一种舞蹈。

下子全部涌了上来，把他打倒在地，使他昏睡过去了。但是那位身材高大的女人却没有受骗：她是一名职业护士，已经习惯跟死神打交道了。她每天在医院，经常见到人死去。就是她也不敢完全肯定，因为瓦迪尼奥正准备去蹭她的肚皮。他眨巴着一只眼睛，要跟她跳桑巴舞。她弯下身去，把手放在瓦迪尼奥的脖子上，接着便浑身发抖，腹部和脊柱不由得直冒冷气。

“他死了，我的上帝！”

其他人摸了摸年轻人的身体，把了把他的脉搏，扶起他那长着一头金发的脑袋，听听他的心脏是否还在跳动。可什么也没听到，已经无药可救了。瓦迪尼奥就这样永远地告别了巴伊亚市的狂欢节。

2

狂欢队伍甚至整条街都沸反盈天。周围有人在乱跑。正在狂欢的人们一下子乱了套。更有甚者，声名狼藉的阿内特——一个浪漫而又歇斯底里的年轻妓女——竟利用这样一个大好机会犯起精神病来。只见她低声尖叫了几下，看样子马上就要昏迷过去。她的这一切都是表演给一副娇态的卡尔利尼奥斯·马斯卡伦尼亚斯看的。这位性格狂躁、动不动就犯精神病的女人对马斯卡伦尼亚斯一往情深——她自己说她过于敏感，每当马斯卡伦尼亚斯弹奏起四弦琴时，她就犹如一只母猫浑身战栗。现在四弦琴不响了，毫无用处地倒悬在这位艺术家的手里，仿

佛是瓦迪尼奥把它最后弹出的乐声带到另一个世界去了。

人们从四面八方跑来。消息很快便在附近流传开了，接着又扩散到了圣佩德罗、塞特大街和坎波格兰德，招来了一大批好奇的人。尸体周围站着一小圈人，你推我搡，议论纷纷。一位住在索德雷街的大夫被请来了。一名交通警察掏出哨子，使劲地吹个不停，仿佛是向全城包括整个狂欢队伍宣告，瓦迪尼奥死了。

“真的，的确是瓦迪尼奥，可怜的家伙！”一个戴着用袜子做成的假面具、模样十分古怪的人证实说。狂欢的兴头随之消失了。所有的人都认出了瓦迪尼奥：他那副兴高采烈的神情，参差不齐的髭须，游手好闲的高傲劲头，早已为众人熟识，尤其在那些人们喝酒、赌博和开心取乐的场所，他更是一个备受欢迎的人物，何况这里离他的家又这么近，没有谁认不出他来。

另一个戴着很大的熊头假面具、身穿粗布衣服的人挤过水泄不通的街道，来到尸体跟前。他摘下假面具，露出悲伤的面孔、无精打采的髭须和光秃秃的头顶，低声说道：

“瓦迪尼奥，我的好兄弟，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他出了什么事？是怎么死的？”人们互相询问。有人回答说“是喝酒喝的”，便对如此意想不到的死亡做出了一种过于简单的解释。一位背都驼了的老太婆停了下来，瞥了死人一眼，问：

“他还只是个小伙子，怎么年纪轻轻的就死了呢？”

就在提问声和回答声交织在一起的时候，医生把耳朵贴在瓦迪尼奥的胸前，明知无用，还是最后又听了一次。

“他当时正在跳桑巴舞，可起劲了，没有对任何人讲一句话，身子一歪，倒在地上就真的死了。”他四个朋友中的一个解释说。此时他的醉意已经完全消失，头脑突然变得清醒，而且万分激动。他的身上胡乱地穿着巴伊亚州女人的服装，脸上涂着大红的颜色，眼底下用烧焦的软木

描上了深深的黑眼圈。

人们不应对这五个小伙子化装成巴伊亚州女人一事疑神疑鬼，他们个个都是十足的男子汉。他们所以化装成巴伊亚州女人，是为了更好地嬉戏、逗笑和恶作剧，而不是因为他们偏爱女性化，有什么令人怀疑的怪癖。瓦迪尼奥穿着一条浆洗过的白裙子，裤裆处系着一块粗大的木薯，每走一步都要撩开裙子，把那个奇特而猥琐的东西显露出来，使得女人们不得不捂着脸暗自发笑，为想入非非而感到害羞。现在，木薯被甩在一边，悬在瓦迪尼奥露出来的大腿上，已经不能再使任何人发笑了。他四位朋友中的一个走过来，从瓦迪尼奥的腰上解下了木薯。即使如此，死者的模样也依然很不体面，很不庄重。他是在参加狂欢节时死去的，胸前没有被子弹击中或被刀砍开而流出来的鲜血，使他化装过的容貌有所改变。

弗洛尔太太几乎是和警察同时赶到的。诺尔玛太太理所当然地走在她的前面，嘴里不停地喊叫着为她开路。她由热心的女伴们搀扶着，刚在街角露面，所有人便立刻猜到了她就是死者的遗孀，因为她边走边喘着长气，痛苦地呻吟着，丝毫不想抑制自己的泪水，最后失声大哭起来。此外，她身着一件相当旧的、只有在家里打扫卫生时才穿的便服，脚下是一双拖鞋，而且还没有梳头。尽管如此，她也是漂亮的，令人看着心情舒畅：小巧玲珑，丰盈而又不显得肥胖，皮肤微黑，光滑的头发黑得发青，双眸脉脉传情，厚厚的嘴唇微启，牙齿整齐而洁白。“令人馋涎欲滴。”瓦迪尼奥在充满柔情的日子里常常这样夸奖弗洛尔。这种时日也许极少，却是令人无法忘怀的。谁知道呢，也许因为弗洛尔太太是烹调教师，所以瓦迪尼奥就在这些田园诗般的日子里把她称作“我的玉米蜜饼，我的香喷喷的夹馅炸糕，我的油炸肥笋鸡”。把弗洛尔太太比喻成这些美味食品，恰好使人正确地认识到她的迷人之处：弗洛尔太太生性娴静而温顺，身上隐藏着某种令人动情的魅力。瓦迪尼奥十分了解自己

的妻子：那种因胆怯而受到抑制的渴望，那种深藏在心底的情欲。一上床，瓦迪尼奥就会把它们激发出来，使其变得十分强烈直至无法抑制。当瓦迪尼奥兴致勃勃的时候，没有任何一个男人能比他更加令人陶醉，没有任何一个女人能够不为之动心。弗洛尔太太从来不能抗拒他的魅力，即使在她最近满怀愤慨和暴怒的时候也依然如此。她曾多次怨恨过瓦迪尼奥，后悔当初把自己的命运与这样一个放荡不羁的人联系在一起。

然而，在痛不欲生地向死得很不是时候的瓦迪尼奥走去的时候，弗洛尔太太已经昏昏沉沉，脑子里空空荡荡，什么也回想不起来了。她既想不起那些充满柔情的合欢时刻，也想不起那些万分痛苦、异常孤独的可怕日子，仿佛丈夫一死，他身上的所有缺点便已全部消失，或是在“他匆匆地路经这个愁泉泪谷^①时”，他本来就不存在这些缺点。

“他路经这个愁泉泪谷的时间太短暂了。”弗洛尔太太尚未走近丈夫的尸体，令人起敬的埃帕米农达斯·索扎·平托老师便矫揉造作地匆忙说道，企图以此来向这位遗孀致以问候并表示哀悼。吉萨太太也是一位老师，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位颇受尊敬的老师。她不让她的同事匆忙行事，也忍住了自己的笑声。瓦迪尼奥刚满三十一岁，如果说其人生道路的确是短暂的，可对他来说——吉萨太太十分了解此人——尘世不是什么愁泉泪谷，而是他摇唇鼓舌、诱人上当、欺诈蒙哄和作孽犯罪的舞台。当然，他也有难过和慌乱的时候，也会身陷困境，极度苦恼，承受突然的打击：需要偿还所欠的债务，需要说服为自己的借据作保的证人，必须兑现的许诺，无法推迟的期限，起诉书和律师事务所，银行和高利贷者，阴沉的面孔，朋友们的规避，更不用说弗洛尔太太的身心所承受的痛苦了。吉萨太太用蹩脚的葡萄牙语——她是个加入了巴西籍的美国人，并且自以为就是巴西人，可这该死的语言，啊，她至今还没有

^① 此处指苦难重重的尘世。

掌握好——表示，如果瓦迪尼奥在他短暂的一生中有过眼泪的话，那么也是经过弗洛尔太太的眼睛流出来的，而且流得很多。这对一对夫妻来说简直是太过分了。

瓦迪尼奥竟如此突然地死去了，吉萨太太回想起他的时候有的只是怀念：不管怎么说，瓦迪尼奥对她是十分友好的，况且他也有可爱和迷人的一面。然而不能因此，也不能因为瓦迪尼奥穿着巴伊亚州女人的服装躺倒在地，死在了七月二日广场上，吉萨太太就突然把他奉若神明，歪曲事实真相，臆造出另一个白璧无瑕的瓦迪尼奥来。她是这样向她的邻居和挚友诺尔玛太太解释的，却没有从同伴那里得到预期的支持。诺尔玛太太曾多次把瓦迪尼奥骂得狗血喷头，跟他大吵大闹或者苦口婆心地规劝他。有一天，她甚至威胁要把警察找来。可是在这最后的悲痛时刻，她不希望去谈论死者主要的、令人可憎的一面，只想赞扬他好的一面：天生的殷勤，随时准备同情和帮助他人，对朋友们一片忠诚，无可争议的慷慨大方（尤其是借花献佛的时候），无穷无尽的生活乐趣。此外，诺尔玛太太正忙于陪伴和照料弗洛尔太太，根本就没有心思去听吉萨太太铁面无情的真理。吉萨太太就是这样一个人：真理高于一切，有些时候几乎显得过于尖刻和执拗。她之所以采取这种态度，也许是为了防止自己过于忠厚，因为她常听信一些无稽之谈，对所有的人都给予信任。不，她回忆瓦迪尼奥的种种劣迹不是为了批评或是指责他。吉萨太太喜欢瓦迪尼奥，两个人经常在一起促膝长谈。她很想知道与瓦迪尼奥为伍的那些为社会所不齿的人的心理活动。瓦迪尼奥则把他们的故事讲给吉萨太太听，同时偷看她领口处袒露出来的长有斑点的丰满乳房。也许吉萨太太比诺尔玛太太更加了解瓦迪尼奥，但是与后者相反，她决不放过瓦迪尼奥的任何一个缺点，不会仅仅因为瓦迪尼奥已经死了就胡说八道。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吉萨太太是不会自欺欺人的。现在显然不是这种情况。

弗洛尔太太紧跟在诺尔玛太太的后面挤过人群。很多人都认识诺尔玛太太，她走在前面用胳膊肘推开众人，为弗洛尔太太开路：

“让开点，让开点，让这位可怜的女人过去……”

瓦迪尼奥躺在用平行六面体的砖铺成的地面上，微微地笑着，面色苍白，头发金黄，显得异常安静和纯真。弗洛尔太太呆立了片刻，打量着瓦迪尼奥，仿佛迟迟才认出自己的丈夫，或许——这种可能性很大——迟迟才接受这一事实：瓦迪尼奥的确已经死了。但她只是呆立了片刻，接着就发自肺腑地喊叫，扑向瓦迪尼奥的尸体，紧紧地抱住他那一动不动的身子，吻他的头发，吻他那涂着大红颜色的面颊，吻他那睁着的眼睛，吻他那迷人的髭须，吻他那张失去了生机、永远失去了生机的嘴巴。

3

时值狂欢节中的一个星期天。那天夜里，谁不想去参加节日的乘车游行，谁没有地方参加狂欢舞会，谁不把节日活动一直安排到凌晨呢？尽管如此，为瓦迪尼奥守灵一事依然取得了成功。并且正如诺尔玛太太所证实和宣称的那样，这是“一次真正的成功”。

运尸车上的人把瓦迪尼奥的尸体放在了卧室的床上，只是后来才由邻居们把它移到了客厅。殡仪馆的职工们忙得不可开交，这些人的工作因为狂欢节的缘故而大大增加了。当其他人尽情狂欢之时，他们